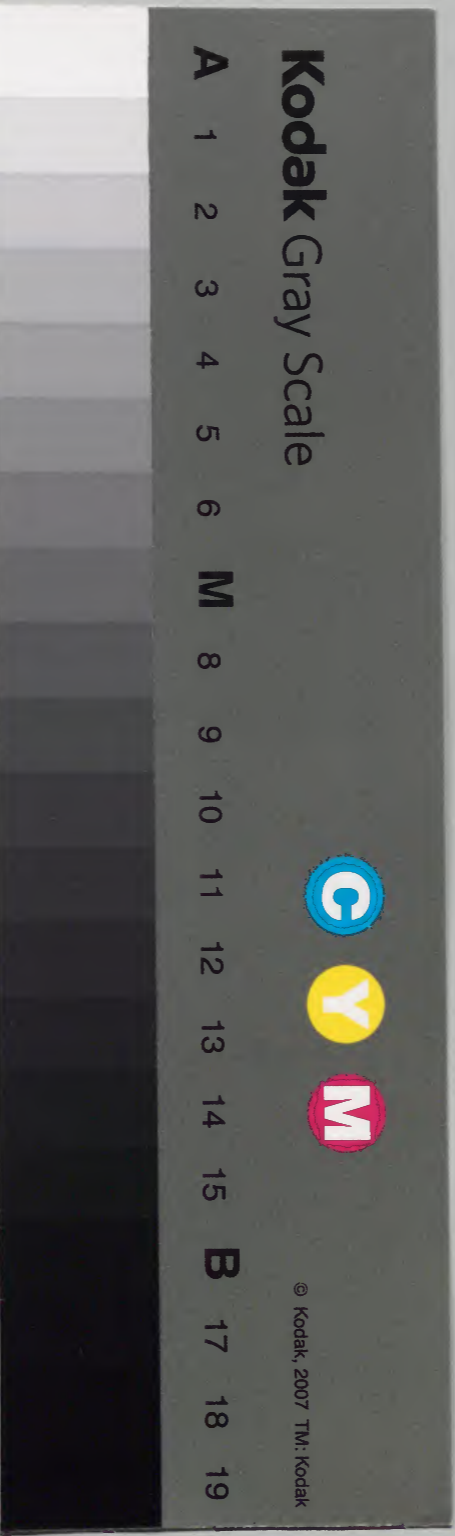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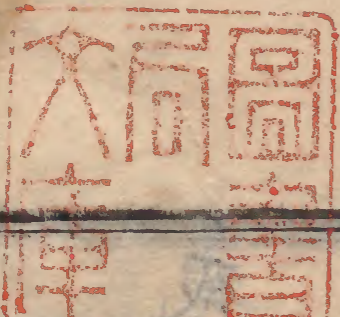
舟名子

和書門			
二	一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二	一	六	八

庫文閣内		和書
九	二	
五	八	
函	三	
一	七	
七	二	
架	冊	號
九	二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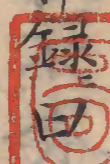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378
冊數	2 (2)
函號	195 327





丹水子卷下

陶九成輯耕錄曰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

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排達

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

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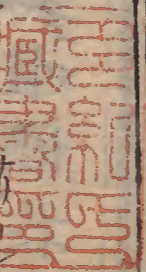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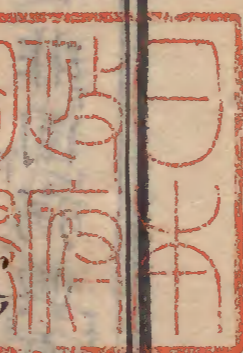
官然竟以此終身漫書為後人戒又曰枕

州赤山之陰曰蕭箕泉黃大癡取嘗結廬

處其徒弟沈生狎迤側一女道姑同門有

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勢幾死

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勢幾死



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谷偶同
諸閹奴教以糲取割剗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或曰古云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非
必孔墨之類然今醫貴用其家如無理字
曰年澤猶存與新聘者不可同日而語然
生其家而不知家事者不足言

或曰人生有不食魚肉者因病耶將有藏府
之異耶曰非因病與有藏府之異唯偏於

劉云余喫魚肉喫腐不已
蓋胃氣不健也

味而已有幼少不能食到壯老而能食者
有至壯老猶不能食者共無慮矣凡不食
魚肉者藏府堅而神弱然無害勿怪懼齋
王嗜雞蹠腔文王嗜菖蒲菹是亦偏於味
何藏府之異哉

知恥近智醫而知恥者嗟峨意安一人而已
苟有誤治則歲中不肯治人退而讀書倍
加工夫焉辱莫大於滅天也殺不死之人
是滅天也今醫有誤治殺人而翌日猶抗

顏馳乎洛中穆下子曰市人之辱越文可
 忘其辱醫而不免為市人也哀夫
 或曰先生診難治之病曰不食者延死能食
 者過死果如其言古曰一日不食則憊二
 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不病之身尚
 三日不食則死有病而不食無不過死之
 理冀教我曰必死而食者之死衛氣滅也
 衛氣衰於下焦下焦糟粕所居也不食者
 大便不通故雖衛氣微未竭滅是以暫延

類書最要作龍華會以藥
 衆僧

食者大便通則衛氣竭故過死
 或問曰今人小兒初生用藥摠稱五香閣醫
 書局方五香散有用於小兒然非初生之
 藥有其謂耶曰四月八日佛誕生日用五
 香水浴佛故倭俗假其名狀實非用香藥
 也白眉故事曰唐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
 各設齋以五香水浴佛注五香者本草
 謂青木香為五香木
 四月八日為浴佛朝
 親母為其子治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
 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

丹水子

卷下

三

也醫誤治而人不罪之者如親母而已
 或曰吾子之術人以為至矣而先生痺不瘳
 者既至十歲意是藥可無所遺然則汗牛
 充棟亦不足憑乎曰淮南子曰為孔子之
 窮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
 其病病而不就藥則教矣教音幸
 淮南子曰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不知
 或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
 近者醫雖拙憑之於近者之類也

或曰遠別住人何氏一婢子歲二十餘熱病
 解後能食貞享三年丙寅四月八日大便
 通到明年七月下旬未大便又山田氏道
 且猶子妻一日不過糲食菜菹一奉大或
 二月或三月而大便還如常此亦異事也
 故共記
 或問曰今降童賣僧言以符治病有之耶曰
 至其妙則如詩昼亦能愈病况神巫高僧
 之誠心呪之乎然其所愈之病一應瘡疾

花押愈病見賈氏法錄

耳胡愈藏府虛耗骨髓沈病哉

詩話曰昔有病瘡者

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子美曰夜雨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子璋鷓鴣血摸糊手標擲更請誦吾詩云子璋鷓鴣朱景玄畫譜曰唐王維善畫山水畫取居輞川圖雲水飛動人有病瘡者既之忘倦輒愈

或曰用藥而應病謂之中增病苦亦謂之中

云何曰的中謂之中又戕賊謂之中猶淮

南子曰鵲矢中蠅之中也淮南子說山訓曰膏之殺蠅鵲

矢中蠅高誘注曰中亦殺也

唐書李惟熙舒州人博學通醫善論物理云

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開背日

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者輒殺

久其花五出六出必雙仁草木花皆五出

惟山梔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

六出雙仁殺人者失其常也按謂殺人者

失其常也者尤是也以背日向日別寒熱

者不可必也凡藥性寒熱主治本難推窮

矣元以後本草書多如此等之鑿說強說

弥窮故醫道增暗試論之川芎白芷共治
 頭痛然難知川芎治何等頭痛白芷治何
 等頭痛其所以各別或偏或正有別經絡
 之說本經別錄不白之皆後世之臆說也
 石鐵之母也故慈石引針然唯慈石引針
 他石不能引每此類也物理之妙不可
 量矣

一外科以糯米礬石能脫疣調一拳如膏貼
 癭瘤是乃刘安取謂是猶王孫綽之欲倍

王孫綽見于呂覽

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

矣淮南子注曰王孫綽周人言一劑藥愈

或曰下學集曰除夜謂百鬼夜行俗亦云勿

夜行若有鬼犯則春病疫而死有之耶曰

除夜陰氣之極人夜行犯寒毒則春必病

瘟謂之鬼累之也猶相戲以刃者太祖斬

其肘枕戶楹而卧者鬼神踰其首之類也

淮南子之言注也或曰若非鬼犯嚴寒則庶

民奔走市街而達旦必可受寒而病然不

盡病者如有鬼犯之者曰高貴償納限於
 此夜故人多不寐酒肉以壯內奔走溫手
 足或念多氣滿藏是暗恰煮向刺法論壯
 藏神入夜室之法是以不犯也夜痛五氣
 別有一種五運六氣之變我不敢贅焉然
 氣運五鬼亦不可不乘此時故周禮有儻
 法

或曰卒中偏枯之類倉卒之間忽然而發其
 為症也若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而其夕不

能自知覺也云何曰員者常轉竅者必浮
 斯輒五藏有虛薄而竅者故受邪而忽浮
 弟之病偏枯也亦其朝不覺之惟其虛薄
 處二十年前既知之而世事煩多不能保
 養焉悲哉

或稱我曰閱難經陰陽應象大論注疏及諸
 形論說如祭明先人未祭明之旨也可謂
 明醫矣曰我本一子父為舐犢之愛無義
 方之訓惰慢放逸不知世事而不顧人之

取咎謗毀眾醫常喙長三尺手重五斤胡
 明哉手重五斤因病痺而
 或曰國君祿醫者各數十人代休侍傍其所
 食一品一味具陳說能否起居動靜也言
 其可非雖田獵遠遊無敢暫離而其君長
 壽者少山野貧賤踈飯藜藿可無所養短
 褐弊廬重犯風寒而至八九十歲者間有
 之然則醫教亦何有益乎曰雖曰告攝生
 之道隨我者為工忤我者為拙酒色太過

燕樂忘教惟恣心之所欲隨竭腸爛雖左
 痛右和末奈之何耳
 一少方脉有子五歲飲水食生菓腹脹泄瀉
 寒熱往來嘔吐又用消導藥不應以為疳
 與肥兒丸十粒而呼妻教曰午後復用十
 粒而出及午後妻誤用萬億丸暫時腹內
 發熱行圍十餘次又歸知藥誤而無奈何
 焉翌日諸症頓愈矣此藥蕩滌食積寒癥
 故愈也今醫之為功也類此者多用方成

云僻甚

丹水

卷下

知全不出於其所按也

問人問曰先生註醫經窮精微立病皆為寒之論治而桂附類暹用之然間有不瘳者何也曰抱朴子曰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人者此一小天地豈不有雪山之凍哉

問人問曰地黃丸類先生以為生濕害衛氣常戒用之然則振古無此藥而可笑曰抱朴子曰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

木得之以速朽今時之人衛氣弱而脾胃虛者枯木之類也

阿野黃門季信卿曰汝工於醫活人卓於衆醫然專於熱補非偏乎有一醫曰我師之教也當補則補當瀉則瀉寒熱溫涼升降浮沈各擇其取宜儻如此則藥不偏而可無害曰劉向問抑火濟水專於寒涼也張子和貴攻擊暹吐汗下李東垣主脾胃須溫補術雖各異共稱明醫所以其異所以

丹水

卷下

九

其同也是非好異揣因時運之變有稟賦之弱處各立言制方似偏而時宜之中也舜湯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趣而皆賢故能知其取異則知其取同如彼醫者五技鼯鼠不能逞一技何知其同異哉

古語曰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誠哉一人常服雲林潤身丸數年藥多味而雖無甚毒後遂衛氣衰脾腎虛憊中氣塞而死

立入玄加曰醫者幸也矣詳脈症治因揣氣運之變而揀方與之冷氣忽至前方不應則人以為同於俗醫之妄用者也曰慎乎無辜則自天佑之終當受天之祐不慎妄治則天斯降罪終當值天之孽矣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必然之理也俗醫縱雖得幸一朝而無終今也學精術熟偶然遇不時之冷氣雖功不立一時之不幸而已胡受天之疾威哉

或醫曰病人命已欲絕者用參附大劑者大
非譬如火將滅時以楮枘一束投之則忽
滅以燂兒先結之漸以增倍而後勢已盛
則投楮枘一二箇而火可以盛也大劑參
附如楮枘一束也命如一星火也一星火
猛得楮枘一束則立滅故用參附少許漸
以增倍而及大劑則命可保也曰不然精
血猶烏金也飲食猶燂兒楮枘也參附猶
火也大將絕一身冷故用參附而暖之然

烏金已竭唯一星火則得猛火而速滅烏
金若有餘則傳火而命可繼也

僧房有病婦歲四十餘行經時腹痛甚呼
投地聲聞四隣眾醫治之不愈數年此本

茶店遊妓色衰為房老也

王子年拾遺記
曰石季倫有妾
名胡風及色
衰為房老予診之曰此即行經時侵房

事適寒氣相乘入血室也歲老經絕則不
治自可安果及五十餘無苦

或曰久咳不愈寒熱往來泄瀉死者俗曰勞

十人

按證類本草勞上有之字當是
勞字接上而不屬咳字丹水以
為病名不考耳

咳閱醫書往有曰勞嗽者不見曰勞咳
者有之耶曰甄權本草欬冬條療肺氣急
熱勞咳連不絕云云

或曰楊梅瘡下疳瘡遺毒俗謂之濕氣有取
禾與曰證治準繩曰或因下疳畜毒纏綿
不已而作一名翻花瘡肉反於外狀如蠟
色有如綿花故又名綿花瘡此則邪毒盛
細小者名廣豆又曰或痛或痒多結於骨
節頭面喉鼻之間經絡交會之處已破則

膿水淋漓甚可畏輕則癩廣癩亦名千層
癩多生手心足底重疊不已又有餘毒亦
名氣毒筋骨疼痛來去不定亦名濕毒
或曰俗間謂薪火養生炭火為害否曰錦帳
繡茵擁爐富人之事也短褐不掩形而場
竈口貧者之事也薪火微勝於炭火漫騰
烘爭似滿爐煨楮然不甚遠共宜防
寒而養生焉炭火久炙面則損眼薪火亦
烟薰之可害眼

醫之為上工者若龍為中工者若蛟為拙工者若龜也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龜似魚似蛇似蛤而不能似蛟

醫之術雖虎變藥則醫行所以慮過害也心欲小故雖虎變四診已明而反復熟思而后治之膽欲大故雖醫行若邪大虛甚不用駿劑則不能拯縱過得罪所不道也決

然與之

金華戴叔能曰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為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方以牽其病之偶中不復深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人不能博極群書採眾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弃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

盛意哉

李東垣曰自伏羲神農黃帝而下名醫雖多
而可法者有幾人哉至於華氏之割腹王氏
之鍼妖術非不神也後人安得而倣之非
若岐伯之聖經雷公之炮炙伊摯之湯液
箕子之洪範越人之問難仲景之傷寒叔
和之脈訣士安之甲乙啓玄子之傳註錢
仲陽之論議潔古之方書皆活法取可學
者豈千方萬論印定後人眼目者所能比

哉其間德高行遠奇才異士與夫居措紳
隱草野者雖有一節一法之可觀非百代
可行之活法皆取不取也予豈好辨哉欲
使學者觀此數聖賢而知所向慕而已或
有人焉徒知廣覽泛誦自以為多學而用
無益者豈其知本歟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一日而有七十毒搜
神記曰神農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
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號神農楊

烟藥圖序所謂神農旋亦鞭而毆毒者夫
 草木之類雖則散殊然察其形色嗅其臭
 味自可別意惡堪作其藥可治其病固不
 待嘗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啖制神鞭
 者蓋以重其事尔又孔叢子曰伏羲初嘗
 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而後五穀乃形
 帝王世紀亦然然則伏羲亦是嘗也帝王
 世紀家語共曰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幸
 典醫病然則黃帝亦是嘗也蓋伏羲為始

嘗神農黃帝繼成之也不有其始曷善其
 然猶伯禹治水資鯀九載之功也然伏羲
 曰而後五穀乃形神農曰毆毒則為五穀
 別毒艸也藥古稱毒藥則非特為治病黃
 帝獨曰主典醫病則是全為治病嘗之也
 方書亦自神農而始故小史云神農方春
 靈樞曰黃帝曰予私覽諸方則方書已古
 有之
 我常教人衛氣微衰則百病生故藥必以助

衛氣為主然人但知脾胃虛元氣弱則病未全信之故我以靈樞禁服篇為證黃帝傳雷公割臂歃血之盟而其所傳之言但審察衛氣為百病母之一句也此則療病之要養生之本醫門之一貫也

或問予養生之術便面書三叟言與之類要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秀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正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

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

我病痺已來固守謹戒服藥保養已六年而痺未痊但覺元氣微盛壯一日讀莊子及艾封人之女事嘆曰人生長壽終百年年年添苦死而後何所苦哉今行年五十有二能辛苦守謹戒不過十年內稍犯陰事不甚謹食味則覺氣血少衰而痺自若笑頃日及閱於漢貢禹上表曰八十有一有後年十二白樂天詩五十八翁方有後欲

朱廣所引文見病源候論今
本全遺與此自別

劉簡按王素外臺秘要引崔氏
小兒初生即當與之舉之遲晚
則令中寒因此考之舉初生將護
之謂也不必乳養

念復萌固守謹戒服藥又更覺元氣復反
愧不了悟薪窮火傳理矣
朱丹溪格致餘論虞天民醫學正傳共引仲
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自滿全羸瘦且舉
空減胞系了戾亦致胞轉丹溪曰其義未
詳必有能知之者予以為凡妊胎誕產乳
養渾謂之舉史記孟嘗君傳註可考焉軒
岐救正論等書以懷妊生產皆稱舉然則
仲景之語意謂婦人本肥盛而妊則胞自

劉云此說非也

滿全胞系不了戾何致轉胞哉若羸瘦而
妊則胞內空虛故胞系了戾致轉胞此宜
腎氣丸也以用腎氣丸其意自見丹溪不
能考尔
格致餘論周本道後官於婺城巡夜冒寒非
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姜唯得以猪腰子
作片者附子與三貼而安釋者以本草猪
腎為說非也陸伯生廣輿記曰柳州府融
縣出木生子形如猪腎能解藥毒名猪腰

朱丹溪受胎論曰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
為妻遇女為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
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者頃日閩僧
尼孽海曰宋咸淳間一人寓江西招一尼
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女曰居
也父母怪之女曰尼與我同寢常言夫婦
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
女逢陰則男揣之果然男子也遂數與合

因而有娠父母聞于官居不服驗之無狀
至於憲司時翁舟山作憲亦莫能明其官
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頗有姿
色通諸佛經呪而女紅更臻其妙往化
緣止來口糧度日不愛財帛凡一切功德
主皆敬重之官家富室婦女留習經呪女
紅者師秀無不与之偕寢處同飲食意稍怠
師秀即飄然辭去略不沾滯以故人家男
子謂師秀真修行佛弟子也師秀尤好在

寡婦家往來非眷戀於此即趨起於彼寡婦爭強留不捨偶有少年欲淫之者索揣其陰則陽物大而且長乃男子也事聞于官師秀稱從知出家身本婦人何妄云男子官命兩坐婆驗之則是女也官將責少年少年曰我以為婦人將姦之揣其陰見陽物甚大乃目眩見手捫之何謂婦人一坐婆曰驗來本是婦人但我聞世有二般反以其外是女可與男交其內有陽物可

出而與女合當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其形即出如法試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入其陰中或曰今王公大人不祿則不聞有二人瘞之者今醫家於前代醫太遠矣予曰不然前代醫傳授數方能秘護成家曾不知讀醫書何以知瘞疾耶東井玄胡一溪翁出而自作奇書教其徒從是為醫者知讀醫書塔迪集明鑑等書是也其後壽德院玄

由講素問難經及十書針灸書而後又皆
知字明經義又及讀薛己書知補虛故逢
病久不痊者則隨治其虛其為方也補中
益氣湯歸脾湯八珍大補四君六君六味
八味丸等劑擇用不措然功不立者何也
世久謚而民富且奢飲食色慾蕩心勞神
根動陽散病則無根元治之何有益耶前
代干戈數起而民暴露於霜雪故衛氣固
而神內守病則外傷大熱疼痛等症而已

今用發散利氣藥立有功又人不知醫事故
偏信醫信醫則功易成今人狡黠頗知醫
事輕病則自治不待用醫重則託醫而醫
無能治焉是以醫無權而輕之輕之則功
何立耶或曰知字固勝於古而其心無實
予曰無實因季世俗媮也然補瀉溫涼理
君臣佐使道知之與不知豈同日之論哉
楚太子有疾客往言之救乘七釜有之曰
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

丹水子
卷下
二十一

且夫出輿入輦命曰瘳之機洞房清宮
命曰寒熱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
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
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滯濯手足惰窳
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醜恣于曲房
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形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
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今人取食魚類不見諸本草書者多稱字那

歧者未知何魚羅山子多識篇本草鰻鱺
魚訓字那歧我意不然鰻鱺諸蟲畏之避
之故又治疳蟲今稱字那歧者諸蟲不避
之又莫治疳之功然察詳其氣味則有起
陽治虛之性萬葉詩曰宜夏瘦則知治虛
其束尚矣萬葉哥曰石麻呂尔吾物申夏瘦尔吉跡云物而武索使取食
今俗間稱高麗胡椒者未知何物詳其氣味
則大熱辛辣能破寒癖開頑痰除寒疝治
風濕痺又能進食或醫為細末和糊布紙

丹水
卷下
七

貼痛處頭痛貼頭肩背痛貼肩腹痛胸痛
貼胸腹手足股肱皆然無不痊尋常感冒
四氣則貼三四五椎間覆被得汗則解不
用服和解劑尤妙方也又有一僧語予曰
一男子嗜啖此物一日十四五箇一日無
欠啖則欲快至一日啖百餘箇及十年餘
百會穴無故忽折卒死我知此物之毒也
彼非食言者故記之以為戒唐詩畫譜圖
番椒略似此譜曰叢生白花子儼如秃筆

頭味辣色紅甚可觀子種李時珍食物本
草取言亦如甚似然實不然也
親康林軒語予曰本國寺僧覺圓者年四十
餘患楊梅瘡遺毒舌上腐爛青黑色自春
到夏末舌全脫落漸及咽門不能飲食仰
臥開口齒流灌稀粥衆醫技窮自用土茯苓
十錢補中益氣湯一錢相合服之及半
年余舌全生如故是甚奇事也故記之
靈樞二十五人篇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

大忌常加七歲類注曰年忌常以七歲為始十六歲二十
 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六歲五十二歲六
 十一歲皆久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類注此言年忌始七歲以至六十一歲皆遍如九年者蓋以七為陽之少九為陽之老陽數極於九而極必變故自七歲以後凡遇九年皆為年忌今人生一二
 歲多死過之則不免六七歲過之則不免
 十五六歲過之則不免二十四五過之則
 不免三十三過之則不免四十二三過
 之則不免五十一二過之則不免六十一

二而俗以男四十二女三十三為太厄多
 死者暗合大忌歲其分男女者蓋禮男三
 十而有室女二十而嫁婚媾十年腎氣漸
 衰故易得大邪而又遇忌年是以不能免
 欵
 治瘡曰墮之墮猶降伏因鬼瘡而言也同乎
 狐狸精為祟禁咒之曰墮矣源氏物語謂
 和良和也美釋者註疔字疑是本膏盲二
 豎訓也又言截瘡者截者殺也古方截瘡

丹水子 卷下 一 廿三
藥多用膽礬人言類雖能吐痰治瘡後必其毒傷元氣而殺人又喻昌醫門法律曰截者堵截也兵精餉足寇至方可堵截若兵微城孤不可截也如此說則言斷邪路令邪無退而元氣相圍也醫書太全袖珍方等書以四獸飲人參養胃湯類補劑為截藥者是也元氣盛邪輕則邪自消散而愈若元氣微邪盛則邪破堵而退或待五日十日而又發或入罌窟終不出而為水

腫癰積病不治

困學紀聞曰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伎李家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隋許知藏祖道幻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為人子者當瞻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仲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

甄權評列人常以母病与弟立言專習醫方遂究其妙

術勃後之遊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
卒言究習方書王壽母有疾視絮湯劑數
從高醫遊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
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病與崔沔
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
可不知醫

事親事君者誠正不可不知醫道不知醫道
是以擇醫不是不同學精粗功多少惟傳
聞治此等病則投之病證雖同其寒熱虛

實豈得是同乎藥偶中病則痊或有之而
難以此知醫能否或有愛妾慈息偶然痊
者則以為神醫也明醫也身信弗疑有病
者則投之殊不知日加漸深成危症又惑
之甚也

震澤王氏曰今之醫者祖述李明之朱彥修
其處方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信
之本者矣然病出於變非參朮輩所能効
者則藥亦不得不變可變而不知變則坐

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促其死均之
為不可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
權可謂妙矣明之矣脩未嘗廢權也世醫
師其常而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
今醫自謂知權變譏用參朮者曰此則無病
之時保養之藥也治病但止吐汗下三法
多用石膏大黃連栝類昧者信之投病者
此遊於羿彀中危哉彼曾不能讀畢大成
論一部首末何有知權變哉

一禪僧因傷夾外感症我治之擇方與之旬
日不効一宵我夢野外男子二人來搦病
僧出於室內面縛置我前命我斬之我遂
遂不進一人曰汝腕弱不堪其任而引去
心動而覺怪畏及旦步行眈之未見太變
而固辭不治乃易他醫二日而沒矣嗚呼
我何有神感乎然甚奇怪故從此畏天責
謹讀素難仲景書精明奧義又致一段工
夫夫病者天罰之業醫者勿為天之獄矣

或曰有一醫極養生術嘗試養蟲過三冬示
曰禦寒延亡可也非真養生也凡鳥虫類
不見自死者受氣化他物也蠅為鶉雀
為蛤之類是也草木花隕不過三兩日伐
枝挾磁裏則過旬日三兩日而隕者成實
過旬日不隕者不能成實受氣化之少也
養蟲保三年亦受氣化之少也囚獄者無
病者受氣化之少也雖無病顏色夭惡也
故不病者不可絕避寒暑遇寒暑而有形

傷則又有形益矣不受氣化豈有生意乎
然有病則固守可避寒暑有無傷而不待
生也

剛柔之道貴陰陽相和交感孤陽不長獨陰
不成也然不可早接早接則必不免病恠
男女後十五六歲至二十歲間可始接血
氣長王增顏色凡室女過二十五六歲未
嫁者及深宮侍女年長者僧尼顏色無艷
姿惟悴者不御夫故也然腎氣不動故雖

無顏色無病矣我隣家有生不御夫至五
十八九歲者雖未嘗聞病顏色枯悴異乎
常女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人接則增
顏色物人異也人亦過接則色澤去物理
當然也

凡中年後不可過接必不免病病則卒死無
故卒死者多有艾妻者也高年有艾妻者
促命之備也鶴林玉露曰唐司空圖詩曰
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

飛鸞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揚誠齋善誦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
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
意也

貪生絕不接者雖得必死之病不能死而永
苦我友有貪生者中年後絕不接到七十
餘偶得必死之病久苦身體不遂孝子慈
孫情倦孝情欲速死而不能以此觀之則
不如速死之勝也故君子不為已

無間子曰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
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
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則彼輕
一邊重者唯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
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
鑿馬子者也予美此言而有人來問療病
之術者則先以此語教之
鶴林玉露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
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

所不有哉在吾所取耳子思孟軻荀卿子
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
則秦之客又何足道予曰醫亦然有信之
亡者有信之全者其亡者亦非擇者之誤
天也雖庸醫有一藥偶然中病隨手除苦
痛煩悶則誰人不信之其後厚信深賴之
又有不亡者耶然則亡者全者咸天也醫
之巧拙未可以痊之不痊定焉惟宜任於
能讀醫書歷試亦多而有實者縱能讀書

而有實若少年無所歷試者不可妄任焉
何則無所歷試直以醫書所述療之多取
敗也今人聞他邦醫則輕信投之是何云
哉名者實之賓也不求實特信名豈有理
乎昔平重盛不為見於異方醫曰繼愈之
我國之愉也嗚呼賢哉若操此心則執醫
亦可不誤矣

竹谷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中不可不知畏
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

六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
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
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
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畏人之多
言是也予曰醫亦更有所可畏也退則畏
天理畏病論之不精方意之不詳藥性之
不明矣進則畏一診之不審畏一藥之增

法当用承乘何恐之有各
善醫主醫却似拙

減不當或曰未矣畏數往病家使病家煩
畏吝於病者不為讓也醫畏譏前醫誇已
能畏恐言已非會他醫而密昵之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曰如今
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
恐無益於病尔予謂療今病者宜循周益
公無益於病為害鮮矣循朱文公則反取
敗矣何則醫之見不至也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榮俞經合皆

今何取主然經言取出為井取流為榮取注
為俞取行為經取入為合井主心下滿榮
主身熱俞主躄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
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井榮俞經合取
主病也滑氏註曰井主心下滿肝木病也
榮主身熱心火病也俞主體重節痛脾土
病也經主喘咳寒熱肺金病也合主逆氣
而泄腎水病也王海藏此事難知舉六府
例曰假令膽病善噦面青善怒元證得強

針灸
卷下
七

脉又病心下滿當刺臆井云云予以為不然井為木心下滿肝木病也在肝藏則井屬木故當刺井在臆府心下滿則俞為屬木故當刺俞矣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俞土陽俞水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是以藏府井榮五行各不同王好古不能考示
今針家所用之針靈樞九鍼之中耶毫鍼幾

於此徐氏針經曰三百六十五穴以毫針為主治
王隱君滾痰丸詩曰甌裏翻身甲帶金於今頭戴草堂深相逢二八求斤正硝煨青礞倍若沉十七兩中零半兩水九梧子意須斟除驅怪病安心志水瀉雙身却不任甌裏翻身甲帶金言煎大黃其色黃也於今頭戴草堂深言黃芩也二八言大黃黃芩各八兩也倍若沉言沉香五錢青礞石十

錢也四味合十七兩半也服此丸而水瀉
而痰沫除矣雙身忌用之雙身姓身也證
治準繩醫方續焰共加五倍子為五味曰
此丸得此藥乃能收斂周身頑涎聚于一
處然後利下甚有奇功曰倍若沉者言五
倍子與沉香非礞倍子沉之謂也予以為
不然四藥俱皆快駛之劑安雜一味之澁
藥乎豈又一味之澁藥能聚而四藥反滑
利之乎蓋凡古之制方寒熱溫涼補瀉藥

聚一劑中雖各有取行各有取為功豈此
四味駛利一味澁滯各逞其能乎
近藤氏之女新產陰門挺出不收數日衆方
不應或教之以馬膏塗之即入收脫肛亦
宜
疫癘病荒年後必有之內經千金方等備防
疫之方非尋常治五藏病之補瀉溫涼之
法周禮有方相氏驅疫孔子亦鄉人儺朝
服謹之則後古有之然今人治疫用藥常

丹水

廿二

喻氏有寓意州今云愚醫州者何

感冒時氣藥胡為有瘥乎但用參朮葷補元氣則邪自然去喻嘉言作醫明法律註全匱要略作尚論編註傷寒論卓越於諸氏大遠矣然愚醫草曰治疫用敗毒散倍人參多活者此未免俗習予不肯信焉因此二書之言亦却生疑
王肯堂證治準繩滯下門曰腸癖者為水穀與血別作一派如御桶涌出也按韻書無瀉字不知其音義恐傳寫之誤與當作泡

此是詠走馬燈詩何與醫事
錄者却乞贅

字泡音必去滓也滯不通之意也李挺入門亦有血滯繫之婦人即帶下病也又唐椿原病集音欬音側瑟切小聲
趙獻可以走馬燈譬之元氣我甚好之故作詩曰輪旋唯後一灯力車馬自馳人自行恰似遠望月前隊不看采色又無聲

本草纂言序
本草之於世也久矣其書之於世也亦久矣然其書之於世也亦不一也或曰本草之於世也久矣其書之於世也亦久矣然其書之於世也亦不一也

本草纂言序

古言病不服藥得中醫此言世無良醫也仲尼曰三折臂為良醫屈平亦曰九折臂成良醫是言歷苦楚之多而知為良醫也三九數之極也言其甚也能味一言則世無良醫雖有之知之難也故予常誨二三子曰不患人之不知己知求為可知也為可知也者何也知為治之術精病論辨方意明藥性而又可有恒備此五者而後療人則莫不信之人莫不

癘之理雖然嘻乎沉痾莫治壞羸難起不幸
值壞羸難起之症則能審病情擇方藥投之
無功退而萬變思慮實知窮于此治而固守
則命縲一線存者有久而得焉然病家昔日
已見誤懲羹吹糠不許一任回有許者命縲
已絕無及焉此非醫之辜天也天也者我末
奈之何矣是以世無三折者而良醫術隱焉
矣見今之得幸者不曾事其五者而唯無恒
之務焉或壯門戶美衣服隨僕隸健轎者奔

丹水子

廿五

走豪家而巧便佞而療病則不審病情不明
方藥前醫既用益氣湯我與歸脾湯前用不
物四物我用六君四君用此湯不瘥復用此
丸補瀉相續寒熱交雜遂促其死忽生變災
則歸咎於一口之食一衣之寒煽動病家僅
偶然藥對證得瘳非醫之功病者之幸也汝
等寧為此勿為彼故我知為治之道有難經
陰陽應象論註疏審病論有醫方問餘及若
干論註辨方意有纂言方考續方考明藥性

丹水子

廿六

前既有李東璧綱目莫子然物理纖微得無
不盡之旨哉故嘉靖己後諸賢補翼經意之
言咸搜羅鳩為若干卷名曰本草纂言渾以
為我家之訓

方書摘要跋

知要者聖人之至言衆人之取共知而人
所摘者非真要者多矣而小川氏所摘者獨
真要矣經曰知其要則一言而終不知其要
則流散莫窮然則豈得非世珍乎哉或曰閱

此書所編盡取前賢舊方補瀉溫涼等劑各
摘其要如無所見者非惟此書如此自孫允
賢已集成歷代方書亦皆如此矣夫溯醫之
源流軒岐已求其流派多端也漢張仲景創
制方其言至矣非大賢則不易窺測也其後
隋巢元方以為萬病皆生於真陽衰寒邪傷
之當祛寒助衛故隨元方者專用溫熱元劑
守真以為水缺火尤萬變矣當濟腎水制心
火故依河澗者一行涼解本李明之者立補

脾說貴平和是朱彥脩者以治療主順氣故
用涼解者非元方用溫熱者非河洞用順氣
者非東垣用平和者非丹溪是以近代方書
盡取四氏而以為我能集大成而時中者也
雖然四氏各自以為真黃帝也矣固可有一
真黃帝則其餘皆偽矣集其偽而療病則不
殺人者鮮矣不可無疑也明示之幸曰難言
於經有此言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
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請試論之夫病之本

猶如天地一元之氣也未萬彙也病態一彙
也四子亦一彙也蓋仲景本也四子末也故
醫當了悟其本焉悟者能用四氏而各可也
不悟者不能用而各不可也且仲景之法也
不可謂兼四氏矣又不可謂非兼四氏矣但
別有一段見識而四氏法亦在其中矣汝退
而能動焉久而應有一旦豁然也此書亦為
能用者而設焉小川氏來請跋偶有此談因
序其言鑿之卷尾云

丹水子 卷下

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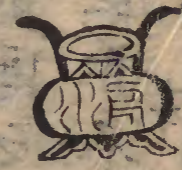


訂補衆方規矩序

一日南川道竹攜衆方規矩來曰為此者也
脉症治因不備方意亦不詳故予加之訂補
若有可則冀鑿一向於書端幸甚矣予採閱
諸則集衆小器而欲隨時用者非規矩也
規矩也大器也方圓之器也無遠近高深而
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應也者笑竹曰願
聞規矩曰仲景書是也假如桂枝湯一方於
太陽經如此等之症與之宜如此等之症不

宜陽明少陽太陰經亦然後世醫能悟其意
規其法施治則不可有謬矣曰然則正名字
曰否汝所謂規矩也衆醫亦可知之而能通
以為規矩哉所謂規矩也衆醫不能通之非
營衆醫不能通如成無己王安道輩亦不能
通之况其下者乎曰如王成且不能規則今
之醫取治尽非正治而憑之則當無愈却為
害後今而有親族病者則不如無療坐待得
時自愈曰不然待西施毛嫱而欲為配終身

無家待上醫正治而欲受治無愈至死請
喻諸滅火不用寒泉用醬漿及熱湯亦可撲
滅也惡不寒泉不用之滅則至燒原然則藥
不精亦病邪可除汝能務諸小器亦積而至
多則其家必富歟



貞享五_戊辰歲正月吉日

吉村吉左衛門

板開

